

卷之十一

官闈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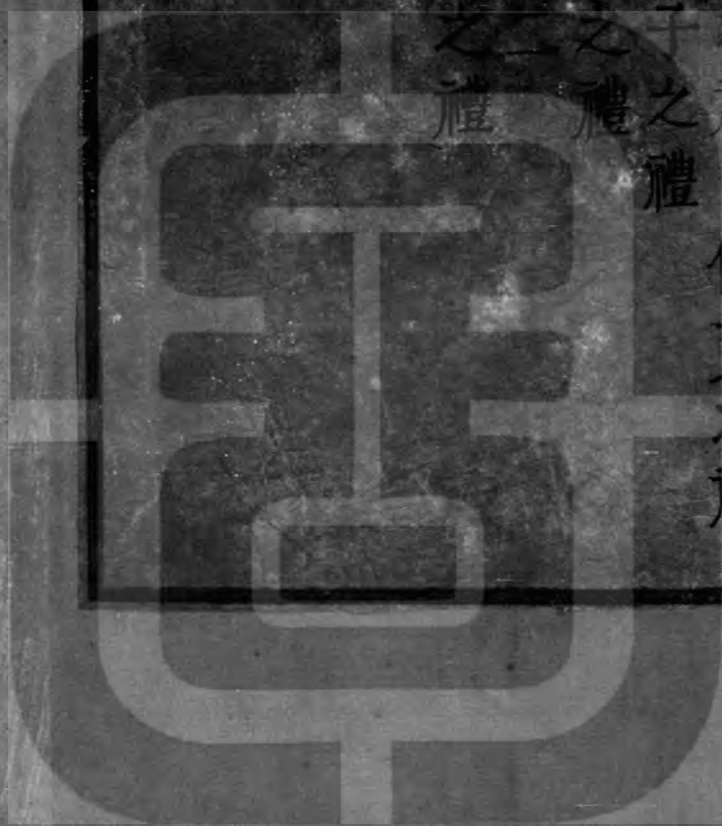
儲貳之禮

教世子之禮

立後之禮

卷之十二

內侍之禮



禮樂合編卷之十一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宮闈之禮本紀

選立 內治

嫡媵 預政

廢奪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周南 關雎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周南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

伐大商。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大雅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邶風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滌池北流。浸彼

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邛烘于熤。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

視我邁邁。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小雅白華正月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正月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

小雅瞻印

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昭公二年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

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昏義二則

宮闈之禮統紀一

禮數善諫

慈仁寵幸

儉素專權

嚴明奪嫡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素所寵引。輒增隆遇。

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

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多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

嘗私於家。

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

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

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俟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寬。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

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可。以。爲。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

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沉。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我。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常誠守者。吾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及崩。宮司以聞。帝慟示羣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

太宗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降勅有司。資送倍永嘉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柰何資送公主。反倍長主乎。帝入告后。后嘆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私情。乃知真社稷臣也。

也。請遣中使齎錢綃賜徵。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漢孝惠帝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弟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
漢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爲太子。長主有力。

取長主女爲妃。及帝卽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

漢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悲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卽位，立爲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諛，廢處昭臺宮。

漢孝宣帝養掖庭號魯孫，與許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魯孫，數月立爲帝。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

后。霍夫人顯屬淳于衍女，醫當后免身，毒之。衍卽擣附子齋入宮飲后，后崩。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后。未幾光薨，立許后子爲太子。顯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廢處昭臺宮，乃自殺。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

唐太宗旣葬長孫皇后於昭陵，卽苑中作層臺望之。

引魏徵同升。徵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也。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臺。

劉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后怒，賜死。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如是再三，終不挫折。

南唐烈祖殂，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必矣。遂寢。

宋真宗將立莊獻后劉氏，李文定公爲翰林學士。屢

上疏諫以劉后起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啣之。真宗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沂公會謂后戚錢惟演曰。漢呂后。唐武氏。皆據非其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天下。非惟爲劉氏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議遂止。劉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

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尊真宗。婉儀李氏爲宸妃。卒。婉儀實生帝。劉太后旣取爲己子。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也。至是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

出喪。夷簡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後服殮。用水銀。崇勳懼。告太后。迺許之。劉太后欲以天子衾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薛簡。蕭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衾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寤。卒以後服葬。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文正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

宋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

宋仁宗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遂下詔戒飭中外。母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宋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

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楊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爲縮頸流汗。韓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

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曹后稱制。韓琦欲還政英宗。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卽隨駕。琦因請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后閣。琦卽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且天下事不宜久煩聖慮。太后不悅。琦獨立簾外。不去。得一允言。卽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撤簾。英宗自此得親政。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已上二
十一史

宮闈之禮統紀二

警戒
慎防

冊立

周宣王嘗蚤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過從寡人。趨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蚤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楚莊王夫人樊姬。初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肉。三年而王改。

齊桓公好淫樂。夫人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游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唐太宗數調兵討定四夷。治翠微玉華等宮。賢妃徐惠上疏極諫曰。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餉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

曰。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醜毒侈麗。織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剗切。精懇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唐高宗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

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終寢。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寒。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

漢武帝鈞弋夫人子弗陵。年七歲多智。上奇愛之。欲立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一日帝忽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

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間。左右曰。外人云。何左右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徃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滯亂自恣。莫能禁。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廼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曰。漢武帝殺鈞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迹古人。爲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焉。

宋仁宗時。王懿敏公言進女口事。帝笑曰。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帝泣下。公曰。陛下旣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畱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漢明帝明德馬皇后云。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干政。唐憲宗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

爲輔。吾何預政事哉。

范祖禹言於宣仁皇后曰。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舜娶於瀉汭。大禹娶塗山。成湯娶有莘。太王娶太姜。王季娶太任。文王娶太姒。皆鉅族著姓。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故族姓不可不貴。后深然之。

鄒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

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浩疏躑躅。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竄新州。唐武宗聞楊州娼女善酒。令勅監軍選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選娼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

元祐初。禁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范祖禹聞。卽上疏曰。陛下未建中宮。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太皇太后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漢安帝時。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楊震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

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氈器。怪問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對。上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晏端門。服燈籠錦。上亦怪問。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已上二史

宮闈之禮統紀三

太上皇

唐肅宗卽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

宋徽宗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回鑾時宜大慰帝心。勿問細故。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

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社稷，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

釋意。

已上二十一史

儲貳之禮本紀一

太子納君

讒間出奔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堯典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益稷

晉侯爲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公
元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里克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

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可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取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珮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麗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麗。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麗，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麗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

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閔公二年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公四年

楚王使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恐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昭公二十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胡傳曰。凡公子出

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今蒯聵復國而書納。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公子。罪衛人之拒之也。哀公元年

儲貳之禮本紀二

庶子 爭立 謀立 廢立 怙寵 辭國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其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處焉。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蚤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隱公元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蜡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弗聽。

隱公三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隱公四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公，殤公之命以義夫。公隱

五年

衛人立晉。胡傳曰：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今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隱公四年齊小白入于齊。胡傳曰：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也。小白繫齊明，小白長，宜有齊也。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以王法絕之也。王法雖可絕，視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莊公九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君嬖。淫也。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文公六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文公七年公薨于楚宮。立子野卒。立公子裒。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以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

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祗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襄公二十八年

衛靈公遊於郊。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

又謂之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

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哀公元年

晉獻公烝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

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

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公悅。使太子居曲沃。重耳

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

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莊公二十八年 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羣望。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羣望。曰。當

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壁。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壁。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庭使五人齊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

焉昭公二十一年

晉侯執曹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

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成公十三年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

室而耕乃舍之襄公十四年

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日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

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

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楚國何為昭公二十六年

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

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桓公

卒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武孟齊人殺之宋敗齊師

立孝公五公子爭立國遂大亂僖公十七年

公孫氏下... 立國...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受其...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受其...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受其...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公孫氏... 立國... 諸侯... 天子...

儲貳之禮統紀

歷代廢立志

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并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

服為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王。殺之。諸侯即

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史記

漢高祖嬖戚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御史大夫周

昌廷爭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叔孫通諫曰。昔

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

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

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乎。上猶欲易之。呂后請留侯畫計。遣金玉幣帛。聘四皓詣闕。上宴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言姓名。上驚白。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

太子。故來。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

漢武帝太子據。仁恕溫謹。甚愛之。但嫌其才能不類已。皇太后太子寵寢衰。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聞皇后與太子意有不安。可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用

法大臣皆不悅。競欲構太子。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嘶文。文與小黃門宮融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乃誅融。是時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之以爲呪。詛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

言上疾祟在巫蠱。上以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教太子矯節收捕充等。繫獄。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收捕充等。斬之。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太子反已成。」上怒。搆斬反者。太子兵敗。南犇城門。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壺關三老上書曰：「皇太子爲漢適嗣。江充迫斃太子。造飾姦詐。太

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寃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太子自度不得脫。乃自經。時田千秋訟太子寃。立拜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劉表二子琦琮。後妻蔡氏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全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隋文帝受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而勇服用侈。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戒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獨孤皇后深惡之。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爲奪嫡計。廣問計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

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請與約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曰。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口耳。約然之。以白素。素贊帝廢勇爲庶人。廣弑帝于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

唐太宗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要結朝士。賂權貴。謀立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謀殺泰。吏部尚書侯君集。漢王元昌。勸太子反。承基上變。勅長孫無忌等參鞠之。反形已具。上

謂侍臣何以處承乾。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歿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昔者旣

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泰恐立晉王治。謂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恠問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遂立晉王治爲太子。

唐武后欲以姪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永世無極。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太廟也。后怒。罷議。武后召仁傑。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陛下姓。兩翼。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唐玄宗開元。武惠妃譖太子瑛。曰。太子陰結黨與。將

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瑑。異謀者。上問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

瑤。瑊爲庶人。尋賜死。上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爭。遂立忠王璵爲太子。

唐德宗立宣王誦爲皇太子。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不謹。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怒。幽主禁中。切責太子。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孝友。溫仁。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

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若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

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一日。上召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遂不廢太子。宋太宗不豫。宗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

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太子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真宗不豫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太子幼荆王元儼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宰相李迪患之未有以遣也適內司有以金盃貯水過前者問何之對曰王所湏迪取案上筆攪水令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宮中忌惡之毒之也卽上馬去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媾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斬州取空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
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太。常。少。卿。李。綱。刺。臂。血。疏。宋。徽。宗。曰。皇。太。子。監。國。禮
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
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
子。位。號。使。爲。陛。下。守。社。稷。散。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
可。保。遂。傳。位。於。皇。太。子。已上二
十一史

儲貳之禮統紀二

張釋之參乘徐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
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后詔
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王。曾孫無
辜。擇謹厚女徒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武帝遣使治獄。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至吉。閉門不納。
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不得入。還以
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男子成方遂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識視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蒯瞶出奔輒距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廷尉驗治坐誣罔不道腰斬漢明帝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

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藩

漢順帝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暘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車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皇惑不知所爲暘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太子不可入梵急馳奏得詔太子乃入喬愧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

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唐德宗令王叔父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已上二
十一史

小樂正學于大

文。武。大。子。而。竄。哉。然。即。此。十。十。史。文。曰。君。何。獨。無。言。
其。黨。亂。為。哉。菑。有。隱。司。錄。卓。丑。而。奪。其。子。以。為。日。出。
平。異。却。姦。人。妄。出。一。難。傾。不。可。辨。矣。蔡。京。用。事。八。卦。
藉。草。安。卦。據。曰。日。焚。之。矣。是。告。刺。擊。擊。曰。臨。其。至。也。

教世子之禮本紀

昔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
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
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
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于中。祭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
溫文。
太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
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
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成德也。
仲尼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况于其
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
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
能使人。

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
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語曰。樂正司業。父師
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已上文
王世子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
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
珮玉。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

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琺瑯以雜之。行以采
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
之。然後玉鏘鳴也。大戴禮

教世子之禮統紀

莊王使士奩傳太子箴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
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
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
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
不能故也。王卒使傳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
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
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
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

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

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

晉文公問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誰也。籩條不可使俛。戚施不

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瞶不可使

視。聾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

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

學不入。公曰。柰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

。縛籩條。蒙。矇。侏儒扶。盧矇。矇。修聲。聾聵司。火。僂昏聵

瘖。樵。僂。官。司。所。不。材。也。以。實。齋。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國語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
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
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
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
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
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
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

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紀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

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

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晁錯上書漢文帝。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技藝過人。

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漢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善納之。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

管記。吏部尚書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之職。帝卒以總爲詹事。領之。總與太子爲長夜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而可以養太子哉。邢蓋有見太公之傳太子者矣。李綱仕隋為太子洗馬。一日太子勇宴客。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惑視聽，豈不為殿下累乎？請正其罪。後勇廢，文帝切讓宮僚，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耳，柰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帝曰：朕過矣。至唐拜詹事，數諫太子不納，乞歸。高祖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已上二十一史

立後之禮本紀

晉討趙，同趙括。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求為後，韓厥言：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十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成公八年孟孫卒，公鉏奉錫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錫。秩奔邾。襄公二十三年季孫攻臧氏，臧紇斬六門之關，以奔邾。自邾如防，使

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襄公

二十三年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

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亡。惟輔果在。古史附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

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

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

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檀弓二則

禮樂合編卷之十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內侍之禮統紀

忠謹清正

晉文公既入。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請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

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
刑臣公見之以難告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順帝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
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
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

辱固辭之

呂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
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
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
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
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疾妬忠良而陛
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
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
饑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

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書素壁。雕刻之費。不可殫言。喪葬逾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土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宜露羣邪。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

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旣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云。欲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
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唐劉貞亮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惟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有功。然終身無所

寵假。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日。吾嘗爲子卜。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呵。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存亮出迎。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

已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詔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建事六朝。以忠謹稱。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

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尙不可爲。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

後梁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使令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

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已咎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

晉王李存勗欲卽帝位。宦官張承業諫曰。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深仇。然後求唐后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其不可止。乃

慟哭歸晉陽。不食而卒。贈左武上將軍。謚正憲。
唐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
夜宴。急召忠武監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
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卽詣之。
復光泣謂曰。公自匹夫爲公侯。柰何捨十八葉天子。
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
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與
光將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已上二
十一史

內侍之禮統紀二

齊寺人孺貂始漏師于多魚。

秦始皇聞趙高通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夾獄。
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按高法當死。始皇以高
敏於事。赦之。復其官。始皇崩於沙丘。高矯詔立胡亥。
爲太子。長子扶蘇。將軍蒙恬。皆賜死。二世讌居。謂高
曰。人生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悉耳目之好。窮
心志之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所能行。而
昏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大臣疑焉。恐爲

前漢合編 卷之二十二
變陛下嚴法刻刑盡除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令高鞫
治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高多以私怨殺人恐
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
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
通諸事今坐朝廷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
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
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丞相李

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
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
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居深宮欲
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
女居前使人告斯高奏事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
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
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
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屬高治
之斯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二世乃私

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二世令高案斯父子謀反狀，榜掠千餘，痛自誣服。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遂腰斬咸陽市。拜高爲中丞相，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章邯數却關東，皆畔。沛公屠咸陽，高恐誅，陰與婿咸陽令閻樂謀弑二世于望夷宮，立

子嬰爲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齋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夷三族。

漢元帝宦官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間言，乃時歸誠，取一言爲驗。顯常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白上曰：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旦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天子得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

辱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事類此者。非一臣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天子憐而愈寵信之。初元帝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貴幸傾朝。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謁者。遂修教。宜

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間言事，言顯專權。天子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廼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顯聞衆洶洶言殺望之，恐爲天下學士譏訕，以貢禹明經著節，乃深自結納，薦禹歷位九卿，以掩殺望之之罪。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及成帝卽位，遷顯爲長信。

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歿。

漢安帝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被譖罷爲庶人，飲酖而卒。

閻太后臨朝，中常侍孫程聚謀迎濟陰王卽位，收閻顯等誅之，封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爲十九侯。

議郎蔡邕對言不宜聽小吏雕琢，大臣帝覽奏嘆息。

宦者曹節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邕大不敬。當棄市。呂強愍邕力爲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漢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竇憲。策勲頒賞衆受少。辭多。帝賢之。常與議政。宦官弄權自此始。漢桓帝召唐衡。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共定議誅梁冀。詔賞誅冀之功。封萬戶。世謂之五侯。超死。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華侈相高。兄弟親戚。幸州臨郡。辜校百姓。與盜無異。

也。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暄爲功曹。皆委之褒善糾惡。肅清朝府。滂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不召。富賈張汎賂遺中官。得顯位。恃勢縱橫。暄勸瑨收捕。旣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瓚帝大怒。徵瓚瓚下獄。有司奏當棄市。竟死獄中。瓚瓚素剛直。

以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

門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蕃上書極諫。帝託以辟召非人。策免。

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自陷大戮。身歿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赦天下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漢靈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共相朋結。諂事太后。數出詔命。封拜竇武陳蕃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操弄國權。今不誅。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會日食。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今乃使與

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節召所親唾血共盟。謀誅蕃。武皆誣死。遷太后於南宮。時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通貨賂。威稜震赫。扶風人孟佗者。貲甚饒。與奴朋結。傾囊饋遺。奴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吾力能辦也。曰。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

求謁讓者車每填門。佗一日詣讓，壅不得前。監奴望見爲率諸蒼頭迎拜於路，共舉入時賓客，大驚謂佗善讓，遂爭賂佗珍寶，旬日間積貲至巨萬。佗分以遺讓，讓大喜。

漢靈帝起自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故每聚錢爲私藏，又寄藏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桓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於是宦官肆志，無復忌憚。起第宅，並擬帝宮。讓與趙忠說：帝令天下田畝稅十錢，各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守令之官者皆先

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廉吏不肯之官者，強迫之時，河南司馬直除鉅鹿太守，以素有清名，爲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歎曰：爲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悅貪殘，吾不忍也。辭疾不許行，至孟津，爲上書極陳當世之失，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

曹節疾惡膺等，下詔輒申黨禁，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受教拜辭，顧其子曰：

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聞者莫不流涕。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有行義者。一切指爲黨人。睚眦之忿。或未嘗交關。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已上二十一史

內侍之禮統紀三

唐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加驃騎大將軍。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太子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帝不名而呼將軍。初太子瑛廢。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力士曰。推長而立。孰敢爭儲位。遂定。先事知祿山變。啓帝圖之。不答。帝幸蜀。力士從。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自李林甫安祿山輩。因之取將

相其家富厚不貲。作寶壽寺。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施禮錢十萬。有求媚者。至十扣。二十扣。然性和謹。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後爲李輔國所中。流巫州。赦還。慟大行而歿。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

以委之。輔國內深賊。外謹密。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不忌也。帝還京。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有秋毫過。無不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官。呼五郎。李峴當國。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必審覆。輔國不悅。以不爲高力士所禮。銜之。一日。妄言於帝曰。太上皇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入禁中。帝不寤。會帝

疾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忽五百
兵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馳奏曰興慶
宮湫陋陛下奉迎乘輿還宮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
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令馭太上馬與力士
對執轡奉太上還西內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
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張皇后疾其顛權召太子
誅之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兖王圖之輔國卽伏兵捕
囚二王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
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亟欲剪除

憚其握兵尊爲尚父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關白冊
司空兼中書令又詔進封博陸郡王帝積不平遣使
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誅右臂告泰陵

唐肅宗張皇后謀廢太子元振發其謀以是太子卽
位元振總禁兵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
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權震天下在輔國右
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
填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誘屬不應誣殺填素惡李光
弼數謀竭以疑之填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方

神錄是攜解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州。行至江陵。唐肅宗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率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

賞賜不涯。朝恩恃功。岸無忌。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州敗。與程元振醜爲詆譖。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爲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講五經大義。謂才兼文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朝恩有賜墅。表爲佛寺。爲章敬太后薦福。卽后謚。以名祠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

費無慮萬億。遣盜發子儀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能騎射。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寃歿。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服綠與同列爭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滋不悅。元載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自是朝恩隱謀。悉爲帝知。遂

倚載。決除之。殺之禁中。

唐憲宗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灋王憚爲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宦官多獲罪。上暴崩。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

唐敬宗狎暱羣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樞

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竇文場霍仙鳴並隸東宮事德宗涇師亂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竇霍率宦臣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命主左右軍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帝忌宿將難制以兩人監左右神策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影者是相躡藩鎮贈遺累至鉅萬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

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為著令也德宗遂焚其麻王守澄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文宗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謀誅宦官申錫以密旨諭吏部侍郎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文宗怒命守澄捕申錫於禁中鞫之貶為開州司馬卒於貶所後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賜酖殺之李訓鄭注既得幸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辨

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巨斧爲親兵。會王守澄塋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塋。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

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與謀之。餘人不知也。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宦者既去。訓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二十二
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
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
已見使人召之令入受勅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
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
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
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
不得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
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
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累息疾趨

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
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
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
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
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旣入門隨闔宦
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
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
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
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逢人輒殺李

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仇士良欲廢帝謂翰林學士崔慎由曰上政令荒闕太后欲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士良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慎由

誌其事藏箱枕內授其子胤討除之

仇士良因甘露之變動指李訓以鉗勒宰相天子拱手莫敢誰何嘗謂直學士周墀曰爾試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何云堯舜墀惶駭曰陛下勵精求治成康文景未足擬何自方季主帝曰赧獻受制強臣朕乃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赧獻遠甚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帝尋大漸

唐武宗時士良以觀軍容使請老詔可中人羣送還

第○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
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必○納○諫○智○深○慮○遠○却○玩○
好○省○遊○幸○則○吾○屬○恩○必○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
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毳○獵○聲○色○蠱○其○心○使○悅○不○知○息○
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萬○幾○乃○在○吾○握○恩○澤○權○力○將○
焉○往○哉○衆○再○拜○士○良○用○事○時○凡○殺○二○王○一○妃○四○宰○相○
極○貪○酷○二○十○餘○年○而○恩○禮○不○衰○皆○此○術○也○
楊○復○恭○本○隋○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
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

謀○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巧○致○仕○詔○可○賜○几○杖○
復○恭○乃○遣○腹○心○殺○使○者○於○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
家○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
子○旣○得○位○便○廢○定○策○國○老○柰○負○心○門○生○天○子○何○韓○建○
獲○之○獻○闕○下○斬○於○獨○柳○

劉○季○述○謀○廢○帝○立○太○子○議○旣○定○一○日○帝○方○坐○乞○巧○樓○
見○兵○入○驚○墮○牀○將○走○季○述○乃○手○持○帝○坐○以○所○持○銀○杖○
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事○爾○
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

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乃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歡，何忽至？是后遂以傳國璽授季述。帝就輦入囚少陽院，季述爲液金以完鑄穴，墻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唐僖宗寵田令孜，擢中尉，呼爲爹父，令孜頗讀書，招權納賄，除官賜緋紫，皆不關白。上喜與諸王鬪，鷲一鷲至五十萬，尤狎昵內園小兒，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劉季述旣誅，韓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爲內訶。及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詬外兵曰：奪天子賊。攻急，帝令去四大惡，俄全誨、張彥弘皆傳首。全忠入，又捕殺中官七十人，誅第五可範等八百人於內省。唐明宗宦者孟漢瓊爲宣徽使，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直以宮中之命取府庫財，不復關白樞密。

院及三司所取不可勝紀。

宋徽宗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出入傳上旨。政和間漸得幸。因竄名於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多畜書畫。邀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密爲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因擇善書吏習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于時天下方禁誦蘇軾文。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出。

童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京既相。謀取青唐。以貫從。李憲久熟西事。遂以兵十萬屬王厚。專闖而貫監其軍。師旣發。會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母西。貫啓視遽納鞞中。厚問故。應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捷。聞帝奇之。自是遂驕恣。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獵進簽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爲公相。稱貫爲媪相。

宋理宗時。宦者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優倡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

以董閻羅目之。已上二十一史

貫習。願。憲。除。鞞。中。軍。問。效。與。曰。土。賦。與。也。再。調。竟。出。貫。盪。其。軍。而。到。發。會。禁。中。火。帝。不。手。其。鞞。立。貫。母。西。以。貫。外。李。憲。入。燕。西。車。殺。以。其。十。萬。亂。王。軍。專。闖。而。童。貫。受。鞞。補。蔡。京。之。並。貫。育。女。燕。京。到。時。精。頭。青。氣。

內侍之禮統紀四

漢高祖卧禁中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宦者卧。噲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事乎。高帝笑而起。

漢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

漢順帝洛陽宣德亭地拆。引公卿舉士對策。李固曰。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宜去其重權。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上覽對。以固爲第一。拜議郎。宦官叩頭謝罪。朝廷肅然。第疾甚。詐爲飛章以陷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順帝聽中官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嘆曰。穢惡滿朝。

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不願也。上書云。文明二帝。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願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五侯貪縱。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尺一拜用。不

經御省。是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建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

小黄門張讓弟朔貪殘無道。畏司隸校尉李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破柱取付雒陽獄。受辭畢殺之。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見帝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

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

卿。乃以闈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

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良久趨出。中官數因事稱

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發疽卒。

皇甫規擊降諸羌。徵還。拜議郎。論功行賞。宦官徐璜

左悺從規求貨。規終不答。

漢靈帝使宦者趙忠討論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慇懃於爨。曰。南容少答我。萬戶侯不足得也。爨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爨豈求私賞哉。

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楊秉劾奏。參曰。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今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保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餽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

尚茲。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侯覽侯參。貪殘元惡。宜急屏斥。投畀有虎。檻車徵參。詣廷尉。參道自殺。

太守劉瓚成瑨詔獄。太傅陳蕃疏曰。寇賊在外。四肢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肆行暴虐。姦媚左右。前太守劉瓚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

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
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刀劍乎。宜割塞近習與
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士。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
彌甚。

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爲內應。郎中張
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典據
州郡。辜權財利。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
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侵掠百姓。無所告訴。故聚

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
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
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
助軍費。有詔皆寇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
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
黃巾道。收掠歿獄中。
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
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
城。以脇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卽時就道進

謀泄中官懼思變張讓伏兵省下詐以太后詔召進
入斬進紹引兵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
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讓將帝夜至小平
津河南中部椽閔貢厲聲責讓速死因手劍斬數人
讓等惶怖投河死
曹節王甫等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蕃友朱震收
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誓死不言逸得免武掾
胡騰殞歛武屍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已
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司隸校尉楊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言
皆死獄中

靈帝連有災異郎中審忠上書曰陳蕃竇武志清朝
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遂造逆謀撞闕省闈執奪
璽綬橫誅蕃武共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布在
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苟營私門多蓄財貨州郡
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生夷寇
起天意憤盈日食地震所以譴戒人主誅鉏無狀昔
高宗以雉雊之變獲中興之功陛下發赫斯之怒王

甫父子應時馘馘。路人若除父母之讐。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帝不省。傳燮抑中官疏。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於六州。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懼。甫益深爾。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唐睿宗宦者閹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獄。帝召見勞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加一階爲大中大夫。

唐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已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綸。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綸而流之。唐德宗義成監軍宦者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

軍政南仲不從。屢毀於德宗。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南仲牙將曹文治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寃。遂自殺。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德宗。問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宋璟以刑部尚書。西京畱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途不交一言。

唐代宗翰林待詔柳伉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儀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

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詔盡削元振官爵

唐憲宗因王承宗不奉詔制以吐突承瓘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討之翰林白居易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

度使卽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瓘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耻受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諫官孟簡呂元膺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
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

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內侍之禮統紀五

唐舊制御史二人知驛憲宗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當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唐以宦者爲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有農夫以驢負柴宦官稱宮市取之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後食今不取直而歸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之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

唐士大夫深嫉宦官。事有小相涉。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式庫宴。識監軍面。既及第。遇之塗。馬上相揖。因而誇議。誼然。遂沉廢終身。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監察御史元稹奏令停務。朝廷不可。罰俸召還。至赦水驛。有內侍後至。披驛門入。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為江陵士曹。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

唐文宗宦官益橫。劉蕡對策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柰何以褻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忠良無腹心之寄。闈寺恃廢立之

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法宜畫

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

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

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

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

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

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見策歎服。畏宦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裴度韋處厚抑之。

五坊使毆百姓。鄂令崔發命擒人曳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幾絕。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此。若不早正刑書。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

心生矣。不聽。李逢吉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病。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卽命釋其罪。仍慰勞其母。

昭儀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言。王涯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令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加諫檢校司徒。復上表讓曰。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

祿乎。因暴仇士良等罪惡。士良憚之。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尙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曰。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中擇有才識者與謀。宣宗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

宣宗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

僖宗日夕宦官同處。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宰相僕射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朝臣入城。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

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疏入。令攷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願津。

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昭宗謀去宦官。由是南北司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良相王搏。明達有度。恐其致亂。從容言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

宜。俟。多。難。漸。平。以。通。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譖。搏。姦。邪。爲。道。弼。輩。外。應。遺。書。朱。全。忠。表。論。之。上。迫。於。全。忠。復。召。胤。同。平。章。事。貶。搏。崖。州。司。戶。流。道。弼。務。修。皆。賜。自。盡。

崔胤。專制朝政。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修。死。宦官益懼。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錮上少陽院。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竊計中朝輔

彌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

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

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卽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皇上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手矣。德昭憤季述。每酒酣必泣。因戩密以胤意諭之。乃結右軍董彥弼。周承誨。除夜伏兵安福門外。元旦王仲先入朝。至門。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出。胤迎上。

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季述。王彥範繼至。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出而斬之。滅四人族。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德昭承誨彥弼爲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謂三使相。胤進位司徒。崔胤欲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召偓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法。然後撫諭其餘。曰。恐爾曹謂吾心有所

貯。自今無可疑矣。乃擇忠厚者爲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以萬數。豈可盡誅。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終不能成大功。上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曷來脅畱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

十二人。全忠誅九十人。

宋太宗時張洎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太宗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言過矣洎慙而退

真宗內侍江守恩擅取民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英宗遣內侍王昭明體量軍情治詞訟有賞罰與其帥議大事以聞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柰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不聽

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歿求爲節度使帝詔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

宋仁宗內侍任守忠議建昏弱交構兩宮韓琦出空頭勅一道令歐陽修趙槩簽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

當。成。遂。謫。斬。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曰。文。選。
范祖禹疏曰。漢元帝任石顯殺蕭望之。廢劉向。鄧后。
臨朝。中官用事。順帝五侯專政。桓靈十常侍擅天下。
附之寵三族。違之滅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
於是黃巾賊起。曹操因以篡漢。唐明皇使高力士決。
省章奏。因進李林甫楊國忠。肅宗任李輔國。殺張皇。
后。及二王。代宗用程元振。播遷于陝。德宗以宦官分。
領神策禁兵。天子由其所立。憲宗弑于陳洪志。敬宗。
弑于劉克明。文宗任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朝廷。

半空。僖宗呼田令孜爲父。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劉季。
述。廢昭宗于東內。韓全誨劫幸鳳翔。朱全忠因以篡。
唐。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
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
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
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
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上言。功大賞。
薄。太宗大怒。以拱宸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塞禍亂之源矣。至熙寧元豐間。李憲總兵。

熙河兼領三路。致永樂陷沒。王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口勅募兵。師徒凍餓。死亡最甚。宋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塼。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歛怨。此三人雖加誅。未足謝百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陛下近召內臣十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子旣得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吳及論宦官養子。疏曰。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

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歿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詔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宮童稚。寘以重法。沮者必謂罷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何必區區。

中人哉。今既罷進獻。姑許養子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不至傷恩。於陛下不爲害義。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

鬼章聚兵洮岷。神宗遣內侍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孝宗擬以德壽官提舉陳源帶洮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臣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

守永爲定制。

張子韶對策至晡時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策曰。闈寺聞名國之不祥。堯舜闈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闈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監察御史洪天錫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帝欲易疏。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宋朝祖宗成法。內侍為承宣觀察者。帶橫行。雖有一
 二正任。皆老疾。及歷年既多。丐祠祿者。然後與之高
 孝兩朝。其為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餘皆奉祠。上已

二十
一史

內侍之禮議統紀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
 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
 戒。已舊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
 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
 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比宮
 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
 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
 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負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
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瑞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太后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

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務穀之積盈物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

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
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拏戮。因復
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
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
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
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其然矣。范曄宦者傳論

三代以嬖危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
祚。東都緣閹尹傾國。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
無暉于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卽事
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
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
之色。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
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
越。故能回惑昏幼。迷替視聽。詐利旣滋。朋徒日廣。直
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所

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

東漢宦者傳論

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尙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

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各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皆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其門。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弒。墮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

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
 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唐宦者傳序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
 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
 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
 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
 信。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
 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
 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

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
 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
 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
 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
 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
 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
 已。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
 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

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

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歐陽修宦者傳論

中官之屬。命寄刑餘。手不披聖賢之書。名不掛賢良之籍。柔情易狎。殘氣不剛。受命則無違忤之嫌。使令則有稱慝之效。甘言悲辭。佞語巧識。能以狐媚之餘。沫陰攘驪龍之睡珠。吐雲籠日。呼吸百端。變絕遷蘭。張弛萬狀。南金和寶。盈仞金穴。冰紕霧縠。僭擬上方。第宅碁列于都鄙。子弟支附于門墻。而腐身薰子以

自銜者。又不可勝數。

請乞之章。無一日不上。批答之旨。無一日不下。京師之武弁。藉左右以罔利。左右之宦官。藉武弁以營差。連篇累牘。指地坐名。窺伺迎逢。無所顧忌。而甚則欲挾奏撫按。舉刺有司。以天朝之奴隸。而抗衡節鎮之帥臣。以刀鋸之餘生。而顛倒天下之豪傑。憑藉威靈。如穴社之鼠。凌鑠縉紳。如傳翼之虎。規奪利權。如據巢之鳩。遁迯禍害。如脫矢之兔。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廐兒也。利權者兵權。

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息也。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恃於內。疑在四方。恃在宗藩。疑在宗藩。恃在戚畹。疑在戚畹。恃在奄尹。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繡黼中衣。而至於踰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爲。若腴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厝國於所甚私。舍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於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猶爲國家羞之。而地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盛。人主躊躇憤

歎。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陳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竇敗。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

歷世宦寺爲患。劇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爲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已然。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抉戶破柱。擒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如收賤隸。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

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於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筦鑰之任矣。鳳翔成。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狩。而乘輿遷草莽矣。既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而無所愬。雖有計臣謀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况狡若訓賊。若胤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興監唐之失。一二

勅使。委任中外。未有厚釁。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釁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劫持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扞周廬。司微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謨軍國。撻四夷也。其竊權重。已上中使策記

巷伯之嫉惡。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疆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間豈無賢才乎。顧人主

